

· 名医心法 ·

毛德西运用花类药平调脾胃经验^{*}

王举静, 禄保平

河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毛德西教授在临床中坚持“燮理阴阳, 平和为期”之治则, 遣方用药不宜太过、不及, 太过则留邪, 不及则伤正, 很少使用孟浪之剂。同时强调“勿伐中气”, 中土立则四旁建, 中土败则四旁废, 重视对脾胃的顾护。花类药气味芬芳故可醒脾悦脾, 药性平和和中焦敦厚之性, 轻灵活泼而善畅达气机, 秉受少阳春升之气, 能升脾清气而降胃浊气, 且无辛温刚燥之弊, 无峻猛伤正之嫌, 常将之应用于脾胃病的治疗中, 如以旋覆花、葛花升降降浊; 绿萼梅、佛手花疏肝行气; 厚朴花、白扁豆花、代代花芳香化浊; 丁香、金银花调和寒热; 百合、合欢花安神舒郁。

关键词:脾胃病; 花类药; 升降降浊; 疏肝行气; 芳香化浊; 调和寒热; 安神舒郁; 毛德西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3.08.276

中图分类号:R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3)08-1699-07

MAO Dexi's Experience in Harmonizing Spleen and Stomach with Flower Kinds of Medicine

WANG Jujing, LU Baoping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China 450046

Abstract: Professor Mao Dexi adheres to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of rectifying Yin and Yang and maintaining their balance in clinical practice as well as appropriate use of medicine in prescriptions since too much medicine would incur evil factors staying inside of body while too little medicine would injure the Zheng Qi of patient. Therefore, mild drugs are usually used in clinic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mphasized the Zhong Qi should not be hurt in treatment since it is the basis of the Qi in Zang and Fu, which suggests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on Spleen and Stomach first. Flower medicines have a fragrant smell, so they can awaken and delight the Spleen. The mild medicine property just matches the nature of the Middle Jiao. It is light, lively, and good at helping with the Qi activity. Besides, fragrant drugs have received the rising Qi of Shaoyang and can raise clear Spleen Qi and lower turbid Stomach Qi, without the disadvantages of being too pungent, warm, rigid and dry, to induce serious injury. Therefore, they are often used in trea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For example, Xuanfuhua (inula flower) and Gehua (pueraria flower) are used for ascending clear Qi and descending turbid Qi, Lümei (cheirosepal) and Foshouhua (fleshfingered citron flower) are used for soothing Liver Qi, Houpohua (flos magnoliae officinalis), Baibianouhua (white lentil flower) and Daidaihua (seville orange flower) are used for resolving turbid Qi, Dingxianghua (lilac) and Jinyinhua (honeysuckle) are used to harmonize Cold and Heat, Baihehua (greenish lily flower) and Hehuanhua (albisia flower) are used to soothing nerves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Key words: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flower medicine; raising clear Qi and lowering turbid Qi; soothing Liver Qi and activating Qi; resolving turbidity with aromatic drug; balancing cold and heat; soothing nerves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MAO Dexi

^{*} **基金项目:** 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 国中医药办人教函[2018]119 号 }; 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项目 (2022ZY1167); 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 (2022XWH035)

毛德西教授为首届全国名中医,第三批、第六批国家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60余年,在脾胃病治疗方面临床经验丰富,见解独到。毛老在脾胃病的治疗中,注重“以和为贵”“以平为期”,组方以“小而精”为特点,用药轻灵^[1-2]。毛老认为,花类药物芳香怡人,轻清灵动,平正和缓,善入脾胃经,故常用之与其他药物配伍平调脾胃,每获佳效。笔者有幸随师学习,耳濡目染,获益良多,现将毛老应用花类药物治疗脾胃病经验总结如下。

1 花类植物药用的发展源流

花类植物药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五十二病方》载辛夷、芫花入药。至秦汉时期,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菊花、桃花、旋覆花、款冬花等20余种花类药物。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十枣汤”包含芫花,可攻逐水饮,“旋覆代赭汤”可治疗“心下痞硬,噎气不除”“红蓝花酒”治疗“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其所载花类药物至今仍然广泛应用于临床。

历代医药专著所载花类药物不断丰富,其外用、养生、美容等应用不断开发。《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对花类药物论述最丰富、最全面、最具特点的医药学典籍,共有130多种花类药入书,并对药物的属地、生长环境、炮制、性味、归经、鉴别、功能、主治、用法等诸多方面进行详细记载^[3]。

近现代时期,各地本草被广泛考证、整理和研究,本草专著所载的花类本草数量较古代增加了两倍。《中华药海》和《中华本草》均收载花类本草375种,《花类本草》按功效对花类药物进行了详细分类。花类药及其所制中成药广泛应用于各科疾病,且相关药理研究不断进展,受到广泛关注^[4-5]。

2 花类药平调脾胃的理论依据

“以平为期”的治疗理念源自《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对中医诊疗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相对平衡为人体正常生理状态,故“以平为期”,以调节人体阴阳,恢复人体正常机能的协调平衡为目标。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二者同居中焦,共司运化之职,为气机升降之枢纽。《临证指南医案·不食》载:“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强调了中土脾胃的重要性。脾胃升降协调,枢纽司之有

度,则四象斡旋,五脏安和。针对脾胃病的治疗,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为“以平为期”在脾胃病治疗中具体延伸的体现,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并在《医医病书》中进一步指出:“补中焦以脾胃之体用,各适其性,使阴阳两不相害为要。”脾胃有多个相反相成的体用属性及功能差异,如《临证指南医案》云:“盖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始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又太阴脾土多虚多寒,阳明胃土多实多热,前者“喜热而恶寒”,后者“喜凉而恶热”。由此可知,脾胃之间存在阴阳、升降、燥润、寒热、虚实等多方面属性及功能差异,两者维持动态平衡是人体健康之关键。故在治疗中,应结合脾胃相反相成之特性,采用升清降浊、调和寒热、兼顾润燥等治法,使中焦如衡,达“以平为期”之效^[6]。

毛德西教授在临床中坚持“燮理阴阳,平和为期”之治则,认为遣方用药不宜太过、不及,太过则留邪,不及则伤正,很少使用孟浪之剂。同时强调“勿伐中气”,中土立则四旁建,中土败则四旁废,重视对脾胃的顾护^[7]。毛老认为,花类药气味芬芳故可醒脾悦脾,药性平和恰和中焦敦厚之性,轻灵活泼而善畅达气机,秉受少阳春升之气,能升脾清气而降胃浊气,且无辛温刚燥之弊,无峻猛伤正之嫌,常将之应用于脾胃病的治疗中,以升清降浊、疏肝行气、芳香化浊、调和寒热、安神舒郁等法,达平调脾胃之效,屡化陈疴。

3 花类药平调脾胃的具体应用

3.1 升清降浊调气机 气机的升降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云:“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脾胃同居中焦,通连上下,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气益升则健,胃气益降则和。”脾气不升,则水谷精微无以运化,易致腹胀、痞闷、纳呆、肠鸣飧泄等症;胃气不降则易致反酸、嗝气、呃逆、呕吐等,脾胃升降失衡可致多种脾胃系病症,故治疗中应健脾运中升清,和胃通腑降浊,以使中焦气机升降平衡。花类药可醒脾开胃,助脾胃健运,且轻灵活泼、药性流通,为调节脾胃气机升降的佳品。毛老常以旋覆花、葛花升清降浊,调节脾胃之升降。

旋覆花,《药性论》谓其“开胃,止呕逆不下食”。

清代黄元御《长沙药解》言：“惟此味咸而治上，为上中二焦之药。”清代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云旋覆花“借咸降之力，上者下之，水气行，痰气消，而中焦自然受补矣”。毛老认为，旋覆花上入肺经，开结气、降痰气，下入大肠经，除水气、润大肠，在肃降肺气的前提下，通过大肠传导而发挥“独降”的作用。毛老强调旋覆代赭汤使用时，应遵循原方用量之比，即代赭石、旋覆花、生姜比例为1：3：5，方可发挥降逆祛痰、益气和胃之功，常应用于噎膈、噎膈、反胃、呃逆等症^[8]。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旋覆花具有抗菌、镇痛、免疫调节、抗便秘等药理作用，与降胃气、止呕的功效密切相关^[9]。张渊等^[10]通过网络药理学分析，得出旋覆花主要通过促进细胞凋亡、下调炎症因子、调控血管生成、抑制细胞增殖和一氧化氮生成、阻止黏膜病变恶化等作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

葛花始载于《名医别录》，谓其可“消酒”，《滇南本草》载其可“治头晕，憎寒，壮热，解酒醒脾，酒痢，饮食不思，胸膈饱胀，发呃，呕吐酸痰，酒毒伤胃，吐血，呕血，消热”。李东垣所创解酒经典名方葛花解醒汤以葛花为君药，治疗饮酒过度，湿伤脾胃者。“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过度饮酒者，酒之湿邪蕴结中焦，损伤脾胃升清降浊之功，致气机升降失调，可见发热烦渴、不思饮食、呃逆吐酸、吐血等症，毛老常用解酒三味方“葛花、葛根、枳椇子”各10～15 g治疗，葛花升清阳，解酒醒脾和胃，使酒湿从表而解，葛根清酒积阳明之热，并升脾胃以生津，枳椇子止呃逆、止渴除烦、利尿解酒，三者配伍，可恢复脾胃气机升降，缓解胃肠道症状，共奏解酒之效。

3.2 疏肝行气调生克 肝属厥阴风木，肝气升发，喜条达而恶抑郁，其主疏泄，调畅气机的作用与脾胃升降纳化的正常运行密切相关。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载：“土得木而达。”肝脾土木相克，若肝失疏泄，则易克伐脾土，使脾失健运，不能升清，胃气失和，升而不降，气机失常而为病。清代林佩琴《类证治裁》谓：“肝木性升散，不受遏郁，郁则经气逆，为噎，为胀，为呕吐，为暴怒胁痛，为胸满不食，为飧泄，为疝，皆肝气横决也。”对肝木克伐脾土，致脾胃气机失调为病的症状进行论述。毛老在脾胃病的治疗中，强调“治肝以安胃”“阳明不治，求之厥阴”，在花类药物中常运用绿萼梅、佛手花，理气而不碍胃，芳香可升脾津，奏芳香疏气之效，从而疏调肝气，调节肝脾之生克，以恢复脾胃升清降浊之功。

绿萼梅，性平，味酸、涩，归肝、胃、肺经，《药性纂要》谓其可“助胃中生发之气，清肝经郁结之热”。

《本草备要》载其“开胃散郁，止渴生津，解热涤烦。得先天气，助清阳上升”。《饮片新参》言其“平肝和胃，止脘痛、头晕，进饮食”。可见其芳香行气，有疏肝和中、开胃生津，理气化痰之效，擅于从“中”调治，斡旋中焦气机，徐经世教授应用绿萼梅治疗脾胃病、肿瘤术后脾胃相关症状、郁证、失眠等，常获佳效^[11-12]。最新药理研究表明，绿萼梅有抗抑郁、抗氧化、抗黑色素形成、抑制醛糖还原酶活性，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作用^[13]。

佛手花，辛苦微温，辛能开，苦能降，故能疏肝理气，醒脾开胃，主治肝胃气痛，食欲不振，如《药材资料汇编》所载可“平肝胃气痛”。绿萼梅、佛手花为宋向元先生经验方爽胃饮的重要组成药物^[14]，二者配伍，不仅可疏肝解郁，调理气机，且气味芬芳，能悦脾开胃，增进食欲，轻清疏导，理气而不伤阴。全方可疏肝和胃，用于肝胃气痛所致胃脘痞满，胸胁不舒，不思饮食，噎气呕恶者，尤适用于女性患者，毛老常用剂量为：当归10 g，炒川楝子10 g，佛手花10 g，茯苓15 g，瓜蒌皮10 g，清半夏10 g，绿萼梅10 g。若兼湿热聚中，肝胃气逆，致反酸烧心嘈杂，甚则呕吐者，常配伍左金豆子汤（萸黄连6 g，刀豆子6 g），苦寒与苦温结合，清肝与暖胃结合，以达清热降逆，清肝和胃之效。兼有肝气郁滞，胃胀、腹胀者，加入木香8 g行气止痛，毛老认为香可入脾，故木香可引药入脾经，为消化道药物。

3.3 芳香化浊和润燥 湿邪为脾胃病中的重要致病因素，“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失健运则无法正常运化水谷、水液，易滋生内湿；湿邪侵袭人体，最易损伤脾脏，如《温病条辨》谓：“脾主湿土之质，为受湿之区，故中焦湿证最多。”《四圣心源·六气解》言：“己土之湿为本气，戊土之燥为子气，故胃家之燥不敌脾家之湿，病则土燥者少而土湿者多也。”指出中焦常为湿困，湿浊盘踞中焦，必碍气机之运行而为病。“土爱暖而喜芳香”，芳香之品可入脾，助脾运化，消除湿浊，畅中焦气机。湿浊阻于中焦者，毛老常以芳香三花汤（厚朴花、白扁豆花、代代花）芳香化浊，醒脾、醒神、开窍，取“凡花皆散”之特性，以散浊气、散湿气、散暑气、散食气，达“轻可去实”之效。

厚朴花为厚朴的干燥花蕾，辛温苦燥，最早载于《饮片新参》，曰其“温香微苦，宽中理气，治胸闷”。《四川中药志》谓其“宽胸理膈，降逆理气”。厚朴花具有行气宽中，开郁化湿之效，其性味功效与厚朴相似，而燥湿破气之力弱于厚朴，适用于气滞湿阻，脾

胃虚弱,畏厚朴力强者,且厚朴花偏于中上焦,厚朴偏于中下焦,更利于湿浊的宣化。临床常应用于湿邪困脾、气滞胀满、胸脘胀闷、纳谷不香者。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主要由酚酸类、酮类、苯乙醇苷类等化学成分组成,可发挥抗炎、镇痛、抗菌等药理作用^[15]。

白扁豆味甘淡,性平,归脾、胃和大肠经。《四川中药志》载其可“和胃健脾,清热除湿”。《本草便读》曰:“消暑散邪,以治夏月泄痢。”《温病条辨》载:“解暑,惟扁豆花为最。”可健脾和中,解暑化湿止泄,无温燥伤阴之虞。常应用于夏月脾为湿困、暑热头痛、胸脘痞闷、呕逆、泄泻、痢疾等症。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成分主要为脂肪酸及其酯类、黄酮类、芦丁类等,其中肉豆蔻酸的抗菌作用可治疗寒痢、腹胀、腹痛及消化不良等症状。其他成分可发挥保肝、抗氧化、抗糖尿病、抗结核、降胆固醇、抗肥胖、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提高免疫力等作用^[16-18]。

代代花味甘微苦,性平,归肝胃经,《饮片新参》谓其有“理气宽胸,开胃止呕”之效,《动植物民间药》云:“治腹痛,胃痛。”《浙江中药手册》载其能“调气疏肝,治胸膈及脘字痞痛”。代代花具有疏肝理气宽中、消食和胃止呕、行气化痰解郁之效,临床常应用于胸腹满闷胀痛,食积不化,恶心呕吐,胃下垂、脱肛、痰饮阻滞、郁证等症状。Li等^[19]通过动物实验,得出代代花提取物可对小鼠肠道菌群如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比值,及丹毒丝菌科、毛螺菌科进行调节,从而逆转肠道菌群失调。其所含辛弗林可促进肾上腺素所致的胃排空、小肠推进,影响胃肠肌电,从而促进胃肠动力^[20]。此外,代代花还具有抗肥胖、抗抑郁、抗氧化、抗菌、抗炎、抗病毒、抗肿瘤、降血脂等药理作用^[21]。

三花合用,对痞满、胀痛,食后有堵塞不消化之感,口味秽浊者,投之必效。若代茶饮,则可消胀减肥。毛老常将芳香三花汤与藿香三味饮(藿香、佩兰、砂仁)、开胃三芽饮(谷芽、麦芽、稻芽)合用,为经验方三三九气汤,可芳香化浊、淡渗利湿、肃肺降逆、甘温和胃,广泛应用于脾胃不和、肺气失肃或肝胃不和、湿浊不化等消化、呼吸系统疾病。若女性患者伴有面部褐斑,则应用五花当归酒(佛手花、代代花、玫瑰花、白扁豆花、红花、岷当归,黄酒浸泡15 d后饮用),以宣化湿浊,疏解肝郁,调和气血,达美容之效。

3.4 平调寒热燮阴阳 毛老指出,太阴脾土常虚,阳明燥土易实,脾喜温,病则多寒,胃喜凉,病则多热,常见“脾寒胃热”之象,脾寒则清阳不升,胃热则

浊阴不降,升降失调,气机紊乱,中焦不通,故治疗中应重视寒热平调,“寒热中适,故气将持”,花类药柔和轻灵,可清泻实热而不致苦寒太过损脾阳,温中焦而不致辛燥太过伤胃阴,临证常以丁香、金银花调太阴阳明寒热,燮理脾胃阴阳。

丁香归脾、胃、肺、肾经,为温里药,辛温芳香,辛能行能散,温能通,善走脏腑而温里祛寒,始载于《药性论》“治冷气腹痛”。《本草正》载:“温中快气。治上焦呃逆,除胃寒泻痢。”黄元御《玉楸药解》云:“辛烈温燥……暖中扶土,降逆升陷。”《医林纂要》曰其“暖胃、去中寒”。对于脾胃虚寒、呃逆呕吐、食少吐泻、心腹冷痛等疗效尤佳。临床中焦寒湿不化,胃痛,呃逆不断,泛泛欲呕,时吐浊者,毛老常以经验方开胃醒脾方(砂仁8 g,白豆蔻仁8 g,公丁香3 g)治疗,其中公丁香温中降逆,“快脾胃而止呕逆”,砂仁、白豆蔻仁温中止呕,化湿行气,每获良效。胃癌患者,久病正气亏虚,脾胃虚寒,呃逆暖气不止,毛老以丁香柿蒂汤温中益气,降逆止呕。公丁香气味芬芳,毛老常用之治疗口臭,祛除口中秽浊之气。现代研究表明,丁香促胃酸和胃蛋白酶分泌,抗胃溃疡,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肠蠕动,止呕,抑制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大肠埃希菌活性,消炎,抗氧化,解热镇痛,常用于治疗消化系统及口腔疾病^[22-24]。

金银花味甘性寒,归肺、心、胃经,可清热解毒,疏风散热,凉血止痢。《本草通玄》谓:“主胀满下痢。”《本草纲目拾遗》曰:“可宽中开胃,清热解毒。”常用于阳明热盛之便秘、口腔溃疡、面部痤疮,风热盛而致咽喉痛,热毒所致泻痢便血等。对于口腔溃疡急性发作期,属上焦实热者,毛老常以银蒲玄麦汤(金银花、蒲公英、玄参、麦冬)治疗,方中以金银花、蒲公英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玄参、麦冬清热养阴生津,此四味散热与养阴兼顾,共清上焦热邪。若反复发作,属土虚浮热上炎者,毛老常以封髓丹(砂仁、黄柏、甘草)补土伏火。肾病大家时振声教授常以银蒲玄麦甘桔汤(金银花、蒲公英、玄参、麦冬、生甘草、桔梗)治疗肾炎患者,伴肺胃热毒上攻,咽喉干痛者,以疏风利咽,清热解毒。对于阳明热盛,面部痤疮者,毛老常以对药金银花、连翘治疗。最新药理研究表明,金银花对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均有较强抑制效果,且具有促胃肠运动、调节肠道菌群、预防结肠炎症、抑制人结肠癌 HCT116 细胞增殖等作用^[25-29]。

3.5 安神舒郁畅情志 情志失调与脾胃病关联密切,不仅是脾胃病的病因,也是长期伴随脾胃病的症

状之一^[30]。《脾胃论·阴病治阳阳病治阴》言：“皆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指出情志失和，脾胃乃伤之理。脾胃病迁延日久，患者为病痛所累，生活质量降低，易致情绪低落、抑郁等。对脾胃病伴有焦虑、抑郁、烦躁、不寐等情志不遂者，毛老常怡情解郁，调畅情志使脾胃症状得舒，花类药中常应用百合、合欢花，以其气味芳香沁人心脾，解郁养心安神。

百合甘寒，归心肺胃经，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补中益气。《神农本草经》载其“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本经逢原》曰：“能补土清金。”毛老常将之应用于脾胃病治疗中。胃脘痛或痞塞不和，但无吞酸烧心者，毛老常以三味方百合乌药甘草汤治疗，其中百合、乌药两味出自陈修园《时方歌括》百合乌药汤，主治“心口痛，服诸药不效者，亦属气痛”者，用以治疗诸气横郁所致的胃脘痛，其中百合甘寒，可降泄肺胃郁气，滋养胃阴，乌药辛温散寒，行气止痛，温顺胃经逆气。二者一阴一阳，寒温并举，润燥得宜，为甘平养胃之要剂。加入甘草一味以缓急和中，平和而效捷。气滞血瘀致心胃疼痛、痞满、憋胀、逆气者，毛老常以陈修园三合汤（百合乌药汤、丹参饮、金铃子散）治疗，此方以“通”为法治疗胃痛，其中百合乌药汤有“中结者使之旁达”之效，丹参饮“调血以和气”，金铃子散“上逆者使之下行”，共奏活血化瘀，理气止痛，升清降浊之效，常效如桴鼓。近代名中医常以陈修园三合汤化裁治疗脾胃病，名老中医夏度衡经验方肝胃百合汤为陈修园三合汤及小柴胡汤等多方化裁而来，由柴胡、黄芩、百合、乌药、丹参、川楝子、郁金7味药物组成，广泛用于治疗各种肝胃不和型胃肠道疾病，常获佳效^[31]。焦树德教授运用百合乌药汤、良附丸、丹参饮组成“三合汤”治疗胃脘痛久治不愈、气血、虚实、寒热夹杂者，瘀血明显时加失笑散组成“四合汤”，疗效显著^[32]。此外，毛老临床中尤其注重嘱咐患者养生，常对日常饮食进行指导，对于失眠、焦虑者，常嘱以小米交替加百合、银耳、莲子煮粥，以清心安神，和胃祛湿。

合欢花，性平，味甘，归心、肝经，可宁心安神、疏肝解郁、理气和胃，如《神农本草经》谓其“主安五脏，利心志，令人欢乐无忧”。《饮片新参》曰：“调和心志，开胃，理气解郁，治不眠。”对于脾胃病患者伴失眠、焦虑、心神不安者，毛老常以二合一藤丸（合欢花、合欢皮、首乌藤）治疗，以安神解郁，调畅情志。毛老强调情志为脾胃病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脾

胃病迁延日久，易影响患者情绪、睡眠，“胃不和则卧不安”，故治疗中应注重调畅情志、养心安神，脾胃症状常随之改善。最新药理研究表明，合欢花具有保护胃肠道的作用，其中黄酮槲皮素和山柰酚可抗溃疡，保护胃黏膜，槲皮素可治疗结肠炎。其抗抑郁、抗焦虑、镇静催眠、神经保护的作用常应用于安神、益脑和治疗失眠^[33-34]。

4 结语

毛德西教授临证常以花类药治疗脾胃病，具体以旋覆花、葛花升清降浊，绿萼梅、佛手花疏肝行气，厚朴花、白扁豆花、代代花芳香化浊，丁香、金银花调和寒热，百合、合欢花安神舒郁，以调脾胃之气机、生克、润燥、寒热及情志，达“治中焦如衡”“以平为期”之效，常着手回春，屡获佳效。毛老以花类药治疗其他系统疾病亦经验丰富，有待进一步总结。

参考文献：

[1] 毛德西. 辨治胃炎 以和为贵[N]. 医药卫生报, 2022-06-07(6).
MAO D X. Treatment of gastritis by following the harmonizing principle[N]. Medical and Health Newspaper, 2022-06-07(6).
[2] 毛德西. 毛德西方药心悟[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220-222.
MAO D X. Mao De Xi Fang Yao Xin Wu[M].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2015: 220-222.
[3] 郑国玉, 温长路. 《本草纲目》对花类药物的研究和应用[J]. 亚太传统医药, 2006, 2(9): 86-89.
ZHENG G Y, WEN C 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flower drugs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J]. Asia Pac Tradit Med, 2006, 2(9): 86-89.
[4] 刘冰. 花类本草养疗应用研究[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5.
LIU B.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flower herbals in health-care and treatment[D]. Guangzhou: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15.
[5] LI L, SHAO C Y, LIU Z T, et al. Comparative efficacy of Honghua class injections for treating acute ischemic stroke: a Bayesian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Front Pharmacol, 2022, 13: 1010533.
[6] 蔡淦. “治中焦如衡”为调治脾胃病大法[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 25(6): 3-5.
CAI G. "treating middle energizer by balancing" is the treatment method for spleen-stomach diseases[J]. Acta Univ Tradit Med Sin Pharmacol Shanghai, 2011, 25(6): 3-5.

[7]毛德西. 毛德西医论医案集[M].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MAO D X. Collection of Mao Dexi's Medical Theories and Cases [M]. Zhengzhou: He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20.

[8]毛德西. 旋覆代赭汤:痞硬噎气力能匡[N]. 中国中医药报,2022-12-09(5).
MAO D X. Xuanfu Daizhe Decoction; effective in treating lump[N].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2-12-09(5).

[9]牛峥,马丽萍,姚铁,等. 旋覆花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药物评价研究,2022,45(12):2591-2601.
NIU Z,MA L P,YAO T,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mposition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Inulae Flos [J]. Drug Eval Res,2022,45(12):2591-2601.

[10]张渊,喻斌. 旋覆花治疗食管反流病作用机制的网络药理学研究[J]. 河南中医,2021,41(5):773-779.
ZHANG Y,YU B. Network pharmacology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Xuanfuhua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J]. Henan Tradit Chin Med,2021,41(5):773-779.

[11]郭锦晨,黄辉,薛露,等. 徐经世临证运用绿萼梅经验[J]. 中医杂志,2023,64(5):443-447.
GUO J C,HUANG H,XUE L,et al. XU jingshi's experience in using Lyu'e mei (Flos mume) [J]. J Tradit Chin Med,2023,64(5):443-447.

[12]ZHOU M F,LI J X,LUO D,et al.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docking-based investigation;Prunus mume against colorectal cancer via silencing RelA expression [J]. Front Pharmacol,2021,12:761980.

[13]严辉,蓝锦珊,濮宗进,等. 梅花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进展[J]. 中草药,2021,52(11):3453-3461.
YAN H,LAN J S,PU Z J,et al. Advances in studies on chemical composition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Mume Flos [J]. Chin Tradit Herb Drugs,2021,52(11):3453-3461.

[14]王蕾,杨木锐,马佐英,等. 宋向元先生辨体质、调气血临证治验[J]. 辽宁中医杂志,2018,45(8):1625-1627.
WANG L,YANG M R,MA Z Y,et al. Clinical experience of SONG Xiangyuan about distinguishing physique and smoothing qi and blood [J]. Liaoning J Tradit Chin Med, 2018,45(8):1625-1627.

[15]魏担,吴清华,裴瑾,等. 厚朴花的本草考证、真伪鉴别、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新兴研究[J]. 中国药房,2019,30(1):140-144.
WEI D,WU Q H,PEI J,et al. Textual research,authenticity identification,chemical 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 ac-

tion,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emerging research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flower's materia medica[J]. China Pharm,2019,30(1):140-144.

[16]刘兴超,彭小园,师新颖,等. 基于气相指纹图谱技术研究鲜白扁豆花、冻干白扁豆花和干白扁豆花的成分[J]. 河北中医药学报,2021,36(2):48-50.
LIU X C,PENG X Y,SHI X Y,et al. Study on the components of fresh white lentil flower,freeze-dried white lentil flower and dried white bean curd based on gas fingerprint technology [J]. J Hebei Tradit Chin Med Pharmacol,2021,36(2):48-50.

[17]岳丹伟. 白扁豆花黄酮类化合物分离鉴定及其抗氧化、降糖活性研究[D]. 芜湖:安徽工程大学,2021.
YUE D W. Study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antioxidant and hypoglycemic activities of flavonoids from Flos Dolichoris lablab L [D]. Wuhu: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2021.

[18]李正国,刘桂银,常虹. 白扁豆花中芦丁含量测定方法的研究[J]. 中国药事,2013,27(3):308-311.
LI Z G,LIU G Y,CHANG H. Study on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rutin in Lablab Flos albus by HPLC [J]. Chin Pharm Aff,2013,27(3):308-311.

[19]LI X Y,HAO Y F,HAO Z X,et al. Inhibitory effect of chloroform extracts from Citrus aurantium L. var. amara Engl. on fat accumulation [J]. Phytomedicine, 2021,90:153634.

[20]王婷,娄鑫,苗明三. 代代花的现代研究与思考[J]. 中医学报,2017,32(2):276-278.
WANG T,LOU X,MIAO M S.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Daidaihua [J]. Acta Chin Med, 2017,32(2):276-278.

[21]谢芯玥,夏燕莉,许轲,等. 药食同源代代花药理作用及应用研究进展[J/OL]. 现代食品科技:1-8(2023-03-19)[2023-03-30]. <https://kns.cnki.net/kns8/defaultresult/index>.
XIE X Y,XIA Y L,XU K,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applications of medicinal and food homologous generation flowers [J/OL].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1-8(2023-03-19)[2023-03-30]. <https://kns.cnki.net/kns8/defaultresult/index>.

[22]美丽,朱懿敏,罗晶,等. 丁香化学成分、药效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9,25(15):222-227.
MEI L,ZHU Y M,LUO J,et al. Advances 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dynamic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aryophylli Flos [J]. Chin J Exp Tradit Med Formulae, 2019,25(15):222-227.

[23]HOBANI Y H,MOHAN S,SHAHEEN E,et al. Gastroprotective effect of low dose Eugenol in experimental rats a-

against ethanol induced toxicity; involvement of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oxidant mechanism[J]. J Ethnopharmacol, 2022, 289:115055.

[24] YOO J H, BAEK K H, HEO Y S, et al. Synergistic bactericidal effect of clove oil and encapsulated atmospheric pressure plasma against Escherichia coli O157:H7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J]. Food Microbiol, 2021, 93:103611.

[25] MA F, CHEN Y, LI J, et al. Screening test for anti-Helicobacter pylori activ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0, 16(44):5629-5634.

[26] ZHENG S W, LIU S T, HOU A J,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a significant foo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Front Pharmacol, 2022, 13:1013992.

[27] 杨兰, 刘东波, 舒利, 等. 不同基源“金银花”的功能和应用研究进展[J]. 食品与机械, 2020, 36(1):10-19.

YANG L, LIU D B, SHU L,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oneysuckle flowers from different resources[J]. Food Mach, 2020, 36(1):10-19.

[28] PARK J, KIM J, RYU B, et al. P01. 12. Prophylactic effects of Lonicera japonica extract on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colitis in a mouse model by inhibition of the Th1/Th17 response[J]. BMC Complementary Altern Med, 2012, 12(1):1.

[29] 刘双, 耿炜, 张红艳, 等. 基于《中华医典》探讨金银花用药规律及核心组合药物的现代药理活性挖掘[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22, 24(12):5006-5016.

LIU S, GENG W, ZHANG H Y, et al. Exploration on medication regularity of formula containing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in 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data mining for modern pharmaceutical activity of its core combination[J]. Mod Tradit Chin Med Mater Med World Sci Technol, 2022, 24(12):5006-5016.

[30] 付怡茗. 从中西医不同视角探讨情志与脾胃病的相关性[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3):1625-1628.

FU Y M. Explo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spleen-stomach diseas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J]. China J Tradit Chin Med Pharm, 2022, 37(3):1625-1628.

[31] 熊晔, 周慧, 胡革. 基于异病同治探讨肝胃百合汤治疗肝胃不和型反流性咽喉炎[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3, 21(3):89-92.

XIONG Y, ZHOU H, HU G. Discussion on Ganwei Baihe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stomach disharmony reflux pharyngit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reating different diseases with the same method[J]. Chin Med Mod Distance Educ China, 2023, 21(3):89-92.

[32] 焦树德. “三合汤”“四合汤”治疗胃脘痛[J]. 中医杂志, 1989, 30(5):16-17.

JIAO S D. Treatment of epigastric pain with "sanhe decoction" and "sihe decoction"[J]. J Tradit Chin Med, 1989, 30(5):16-17.

[33] 李冉, 田介峰, 罗学军, 等. 合欢花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J]. 天津药学, 2022, 34(2):66-71.

LI R, TIAN J F, LUO X J,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he flowers of Albizia julibrissin Durazz[J]. Tianjin Pharm, 2022, 34(2):66-71.

[34] LU P F, ZHANG C Z, ZHENG J D, et al. A comparison review of Hehuan flowers and Hehuan bark on the traditional applications, phytochemistry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J]. J Ethnopharmacol, 2023, 303:116002.

收稿日期:2023-04-22

作者简介:王举静(1996-),女,河南新乡人,医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肝胆脾胃病的研究。

通信作者:禄保平(1971-),男,河南许昌人,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消化系统疾病及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整理。E-mail:lbp1940@126.com

编辑:纪彬